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叁拾叁

一九八〇・貳

書譜編委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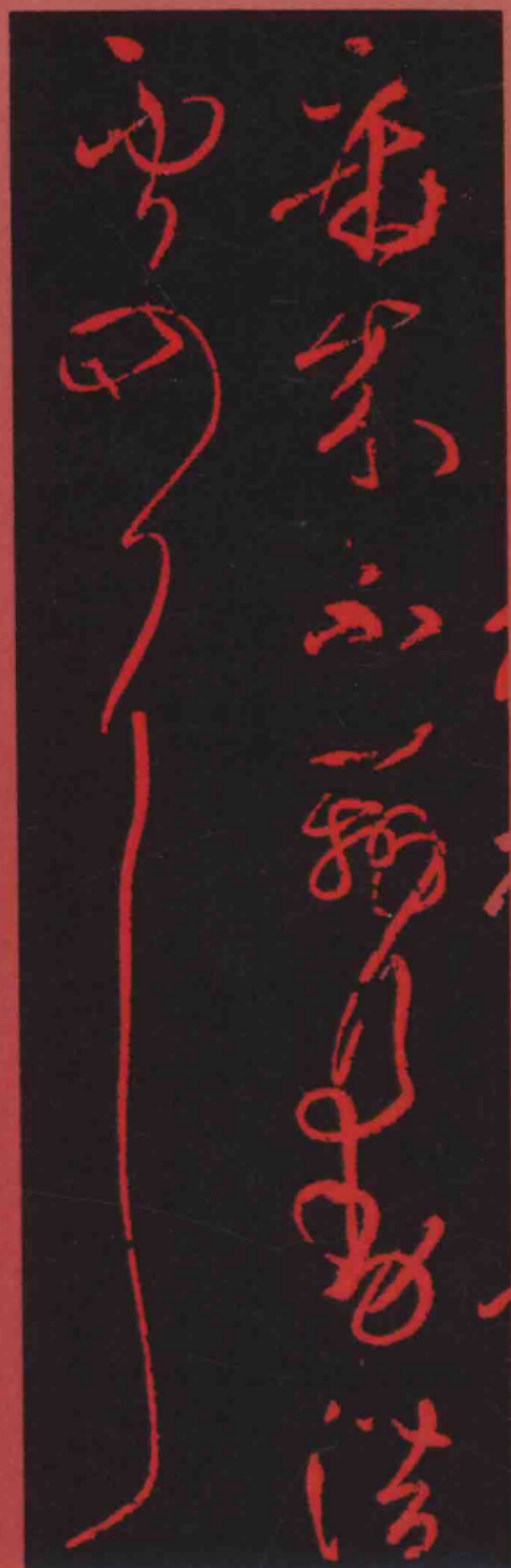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書譜

第六卷

貳

總 33 期



- 每期專題：古硯留
- 大觀帖接受預約
- 送八大山人臨蘭亭序
- 祝枝山《釣賦》

中

道

黃



書譜 叁叁

雙月刊・一九八〇年四月

每期專題

古硯留

朱孔揚藏 18

特稿

書譜叢帖再獻新猷

本刊 75

宋搨大觀帖真本介紹

周穎南 68

大觀帖和宋徽宗

益知 72

關於蘭亭真偽問題的一個假定

熊秉明 62

金石篇

錢君匋給我的幾方印
小中見大說治印

洪丕模 8
馬萬里 10

現代印苑

印壇名宿陳巨來

鄭逸梅 12

編後話

編好《書譜》第三十三期，覺得先要向讀者們道歉，近幾期因多方面的原因，出版日期都延遲了。經常有讀者打電話垂詢，我們既感謝讀者的熱情，又感惶愧。

這一期的《現代印苑》，重點介紹印壇老前輩陳巨來，並有陳巨來先生的最新作品，近況報導。《現代印苑》與《現代書廊》兩個專欄將不定期輪流刊出，重點介紹現代書家、篆刻家作品，目前先介紹高齡前輩的作品。

美國收藏家小約翰M·顧洛阜（即《域外流傳書蹟錄》所譯的小約翰M·克羅福特），藏有許多珍貴的中國書畫。這一期，承翁萬戈先生提供精攝祝允明《釣賦》照片，將分兩期刊出，以饗讀者。翁萬戈先生編有《顧洛阜藏中國書畫六十九選》畫冊，紐約出版。（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A Pictorial Survey, 69 Examples from the John M. Crawford, Jr. Collection）。這一珍貴墨迹，請讀者留意。

熊秉明先生遠居法國，近年在法國大學中講授中國書法藝術，對中國書法藝術進行了系統及科學的研究。將有力作在本刊連載。這一期先刊出熊先生關於蘭亭序的一篇論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定：馮摹蘭亭根據的是智永的臨本。提出許多合乎邏輯的論點。相信會引起讀者們很大的興趣。其他佳作甚多，不能一一及之。最後請

專欄與連載

唐碑百選

施舍

29

古法書鑑考選要

徐邦達

32

書壇動態

本刊輯

36

書法十講

白蕉

38

域外流傳書蹟錄

之華譯

69

碑帖精選

祝枝山《釣賦》(上)

41

雅集

讀友篆刻作品

徐雲未等

4

國寶的風波

沈行

4

識別兩本《多景樓》詩的管見

予廬

6

拓本所生之生動活潑的魅力

海上雅臣

11

其他

有「亂世氣」的楊鐵崖書法

恒光

30

瘦金屬於褚派

他山

34

作者來函

祝嘉等

37

扉頁題字：王火若

每期楹聯：王文治

封面設計：蘇亮

讀友們注意一下本期的兩項出版預告。本社將印行兩種精印本碑帖，均極可珍：一是現藏南洋的《大觀帖》，一是最佳拓本《爨寶子碑》，開始接受特價預約。印數不會很多，請勿交臂失之。

出版：書譜出版社

SHU PU PUBLISHING CO.

社長、督印：梁披雲

編輯：本刊編委會

地址：香港灣仔道107-111號

慶邦樓三樓A座

電話：五—七二六〇〇九

Flat A, 2nd Floor,

107-111, Wanchai Road,

Hong Kong.

Tel. 5-726009

發行：利源書報社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九龍砵蘭街18-26號仁俊大廈一樓A座

Flat "A" 1st F., Yen Chun Mansion,

18-26, Portland Street, Kowloon, H.K.

Tel: 3-844483

承印者：大眾橡皮印刷公司

定價：每本港幣六元



壽長樂富



瞻者貴可



徑蹊辟自



格一具別



如自橫縱

突然被盜。每天到下午四點半，故宮各殿都閉館了。五點一刻，萬戶千門盡上巨鎖，禁衛森嚴，國寶安如泰山。深宮盜御寶！這箇竊賊可謂狼心豹膽！原來他在閉館人散時躲進暗角，又潛入珍寶館，竟將珍妃金印偷到了手。可是狡兔逃不脫獵人的眼睛，很快就被察覺。六點多鐘，公安局接到了報警電話，六十多位偵察人員迅速趕到現場，在擁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房屋、像箇小城市般的偌大故宮裏佈下了天羅地網。盜寶賊在宮殿頂上，琉璃瓦的金黃色海洋中像一隻壁虎似地浪爬，可是插翅也飛不上天去。從警鈴發出響聲一小時五十分鐘之後，盜寶賊束手就擒。

經歷一場小小的，却是罕見的風波，珍妃金印又在珍寶館的陳列櫃中熠熠發光了。

恰好友人陳碩石先生藏有清宮寶璽的搨本，我借來《珍妃之印》鈴樣，並配以珍妃的姐姐瑾妃之印，以成聯璧。姐妹同時為妃，歷史上是少有的。這兩顆印也可說是姐妹印吧。印雖相同，然而她倆一受寵幸，一受冷落，而珍妃恰因受寵而被慈禧虐害投井致死，姐妹倆的命運又多麼不同！

從這兩方印的藝術看很平常，是當時宮庭璽印的一般風格，寫規矩矩近乎刻板的「長腳篆」（左邊的滿文也模倣印篆的寫法），也許受了鄧石如篆書的影響。當時社會上篆刻藝術名家輩出，登峯造極，蔚為大觀，但這種盛況沒有也不可能影響到宮庭。我們看到故宮裏保存着不少清代晚葉的書法，幾乎全是僵化的「臺閣體」，大臣尚且如此，作為一箇宮庭供奉的刻印匠，如果作品稍稍活潑一些，也許會腦袋不保。自然，宮庭也不會去找一位社會名家刻印的，「祖宗成法」不容許這樣做。皇家的璽印，取材金玉，主要是一種權威的象徵，藝術性是次要的，但作為歷史文物，却價值連城了。

上海書畫社刊印的《米芾墨跡三種》是不
是米芾原跡本呢？從影印本來下結論是比較困
難的，但它和「葉題本」相比較，則優劣立辨。
《米芾墨跡三種》的「多景樓詩」第三頁，鈐
有「迢迢閣」一印，係陳巨來爲吳湖帆所製，
吳爲近代著名書畫家，收藏書畫名跡甚富，這
本「多景樓」詩當爲吳湖帆所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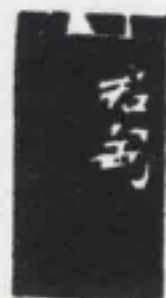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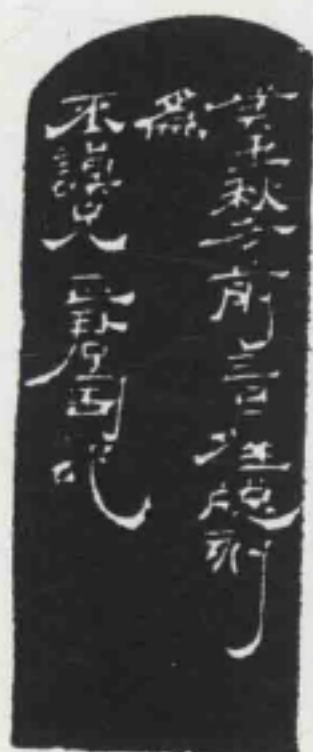
金石篇



錢君匋給我的

幾方印

洪丕模



錢君匋是書畫篆刻及出版界的老前輩。由于他高重的德望，秉性謙謹，每當我懷着不解的疑惑前去求教時，他總是春融滿面地爲我釋疑，故數年來得到他的教益獨多。

在彼此無猜的交往中，錢君匋曾爲我治印多方。由于他精湛的刻印藝術，故我每得一印，總是視若拱璧，倍加珍護的。現在鈐拓出來，與大家一起欣賞，亦是不忍自秘之意也。

一、白文「洪丕模印」。印面溫文端雅，邊跋採用漢簡筆法，飄逸挺秀，風韻異常。二、白文「丕謨」。線條較前印方折，其意味轉爲端樸。三、朱文「曾在洪丕謨家」，佈局疏密相間，刀法乾淨利落，略具鍾鼎意趣。四、圓朱文「丕謨」。線條圓轉流暢，得疏秀之趣。五、朱文「丕謨心賞」。瘦勁方拙，與前「曾在洪丕謨家」一印相較，得同中有異之趣。六、白文「硯牛」。密其上而疏其下，佈白留紅，特爲生動。此印爲極其珍貴的雞血石，石面血色鮮紅，藕粉作地，唯靠近「牛」字垂筆的一



面，石質稍遜，而錢君匋在刻製此印時却故意的將邊款位置調整在石質略遜的一面，亦可見其德行之高了。七、白文蘇東坡句「我書意造本無法」。印面長逾二寸，佈局密中有疏，疏中見密，落刀果斷潑辣，得爽利挺拔之致。八、白文蘇東坡句「點劃信手煩推求」。此印擬漢將軍印，拙中藏巧，巧中含拙。由于字劃留白細勁，故整個印面紅甸甸的，覺得很着實。九、朱文「洪丕謨收藏印」。這是錢君匋別具面目的一方佳作；邊跋純用草書，點劃飛動，抑揚頓挫，精彩到了極點。此印邊跋的用草書與第一印邊跋的用漢簡筆法，同是錢君匋治邊款所特有的藝術特色。

錢君匋治印，據說他青年時期得海寧同鄉書畫家孫增祿及人物畫家徐菊庵的指引，開頭以吳昌碩入手，不久，覺得這樣學習不易收到較高的成效，又改學趙之謙，覺得還不夠，又學漢印，這樣走對了路，後來又參了黃牧甫的刀法，成為他自己的面目。刻邊跋受趙之謙的啓發，曾經以《始平公》法刻陽文款，又從吳讓之的陽文邊跋發展為狂草。他篆、隸書邊跋都刻，可惜我的幾方印章的邊跋沒有刻到篆書將來如有機會，還要請他為我作這種邊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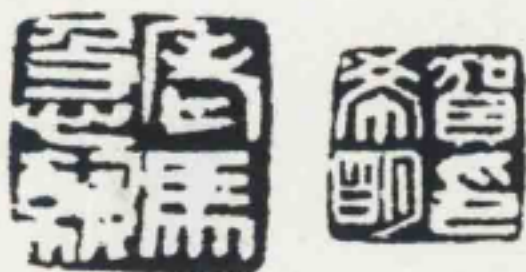


金石篇

小中見大說治印

馬萬里

本文作者的篆刻



鉅必須學大篆，刻漢印必須學繆篆。鄧石如、吳讓之、趙撝叔皆精通《說文》。朱文則以篆為主，亦有用大篆者，別饒風趣。

我國治印之學，繼西泠八大家之後，至咸、同間，人材輩出，印學大倡。浙人吳昌碩醉心石鼓刻印。其所作篆，只學周石鼓文一種，數十年刻意臨摹，功力甚深，精絕之至，晚年尤得力封泥。由純熟而生辣，小變字形，化方為長，蔚為大觀，所謂「領略古法生新奇」者是也。自成風格，卓然成家，一時從學者甚衆，時人稱之曰「吳派」。

皖人黃牧甫以巧勝拙，凡夏、周、秦、漢、六朝古文奇字，皆收之入印，故其印法門極為廣大，權奇變化，自成一派，嘉惠後學，時人景從。稱之為「黟山派」。商之甲骨，周之鼎彝，權量、詔版、帛布、鏡銘、瓦當、封泥、花押以上存者，留于世者，皆有實物可尋，足資觀摩。余少年時，既師秦漢，復學近人，幾十年鏗而不舍，故能小有成就。

記得還有一次祝師又叫我到他家中教導我說：楊子雲曰「雕蟲小技，壯末不為」以此世人輕之。其實雕蟲雖小技，內容包涵却極大，所謂小中見大，決非虛言。試看古人文字之存于今者，唯金石為最久。因此刻印關係到幾千年文字的變遷，也反映了歷史的盛衰，非有最高智慧，用最大努力，印學不能大成。

幾十年來祝師教誨，銘諸心田，無時或忘。對金石篆刻，嗜痂成癖。每得一器，獲一碑，摩挲其器物，鉤擷其波瀾，愛不釋手。古意盎然，且有生不同時之憾。

幾十年來，對篆刻一道，心領神會，鐵筆縱橫，小有心得：認為治印應以秦漢為原，摹印須有法度，取字尤宜精確。私人用印，更宜追溯古人，免其淆亂。以清雅平正得其自然為上，滯弱纖巧牽強湊合為病。

我少小時就非常喜歡書、畫、篆刻，苦無師承。既無良師，又無益友，全靠自己個人學習，雖刻苦鑽研，進步不多。嗣後遇見國學老師祝子祥先生，聽見他和朋友六華甫等談論印學及書畫、銅器、玉器、陶器、瓷器、碑帖文物等事，博聞廣見，議論精深，我聽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他叫我到他家中去，教我篆刻之道，在他家中一整天，他留我午餐。祝老師待我甚厚；雖為師弟，猶如父子，故無所不談，興到時取出他的老父自刻印存六厚冊，約有五百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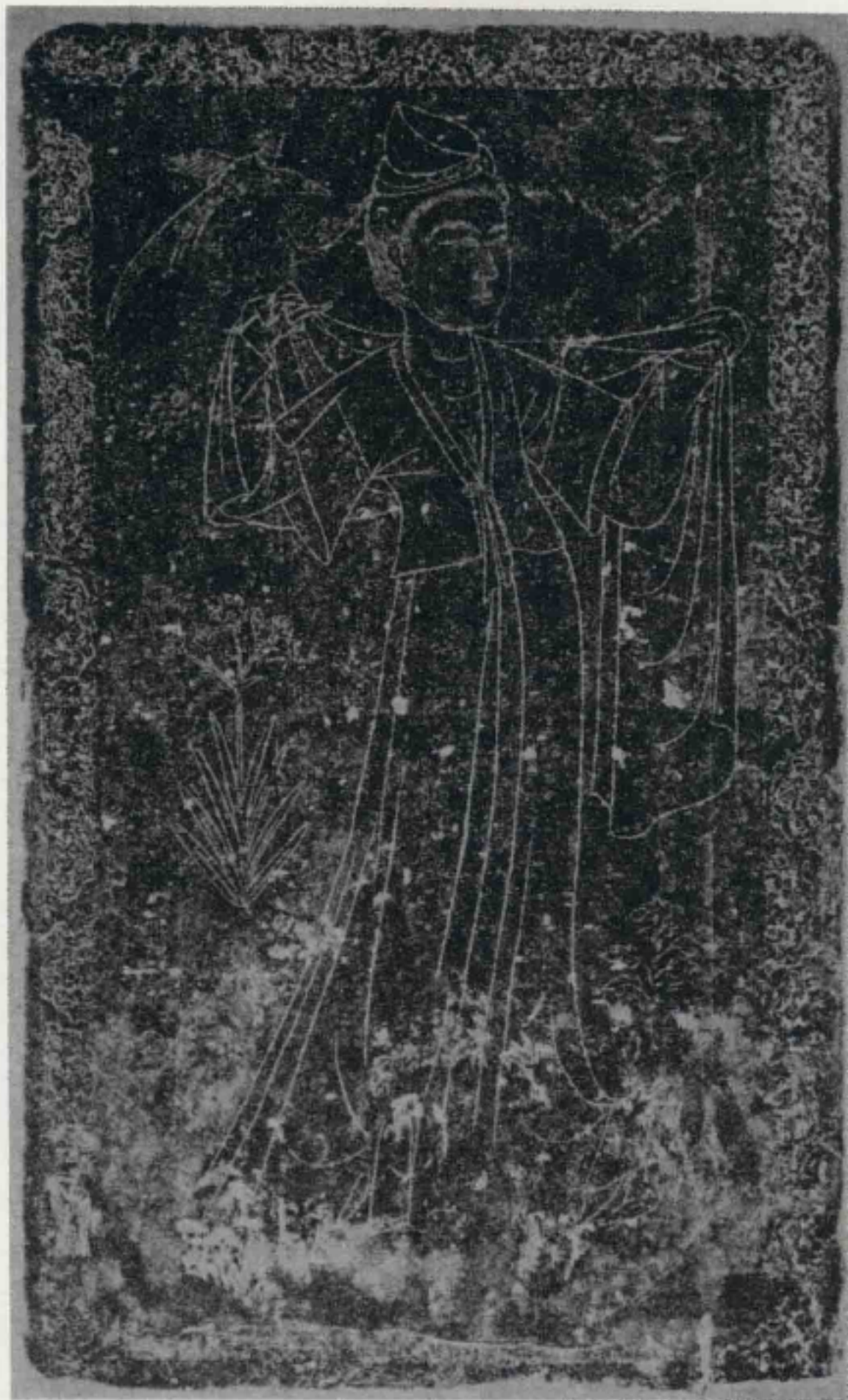
左右。我看了又看，不肯釋手，借觀不可，他說這是孤本，先人手澤所在，不可遺失，又一次祝老師叫我到他家「秦黼漢瓦之齋」，觀看鄧石如二十六字篆書長聯，精彩非常。吳讓之、趙撝叔、吳聖俞、趙仲穆等篆隸對聯，並看鄧、吳、趙等五人印譜，都是精品，又看秦漢碑帖，秦漢印譜及明清書畫。後來我經常去看，一月之中總有幾次，並承祝老師時時指教，獲益極多。

祝老師屢次教我說，刻印雖小技，但要研究《說文》，隨意作篆刻印，謬誤必多，刻秦

拓本所生之生動活潑的魅力

海上雅臣

唐·永泰公主墓石槨雕飾拓本



文字陣中保持其絳情般的文字的原型，即使不看其一些譯文，而看其包括象形文字的大篆線條，亦使人認識其能保持古樸純真時代的內容，顯現其光輝的知性，而曠懷綿邈，讚嘆不已。

在與使人心醉的碑拓羣會面之前，先看到新出土的朱印、金文、陶文、瓦當文等拓本，除了一部份是專家的對象外，想到從前文字、書法之際，對文字的演變軌跡，亦使人有如身歷其境之感。

由篆書到隸書，對其書法的興趣漸漸濃厚，作爲習字範本，可愛者甚多。在此，其全幅拓本，在整幅紙面上其筆勢與文字相呼應的感人力量，則與一般摺本的拓本不同。

和碑所保存的，同時有大字的石門頌、石門銘摩崖拓本，浮現着刀刻的線條與石面風化痕跡的自然之趣。

更突出的有孔子廟堂、皇甫誕、雁塔聖敎序三碑並列，其「字體」確立了現代「書體」，的是歷千年而不變。三碑之前，其壁上有爲杜甫所稱讚的李北海之書，是乃開其後文人有的優雅書風者，三碑之後，有顏真卿之雄渾的顏氏家廟碑，凡此都是擲地能作金石聲的。

而在大碑拓羅列之間，又夾有新出土之石刻小篆「右卯」兩字，「左司空」三字，及「平原樂陵」之隸書，能喚起人們注意到由篆書到隸書的推移，及其不同之奧妙。對現代感覺能引起共鳴的珍貴朱拓，乃是司馬芳之碑頌充滿活力的隸書碑額。

者着想，乃連碑側的裝飾部份亦拓出展覽之。

拓的方法，以輕墨軟紙複寫出文字的原樣，而充分展現其獨特而生動的魅力。

中國的文字乃是經歷長久時間描下了其獨自發展的軌跡，乃使人對漢字愈加關心而親切，所謂「書」的意識，乃是揭其文字的發達階段，如何演變，如何發展，在參觀展覽的拓本時，自然而然對其逐字關心。

參觀書拓之部後，通過拓的實感而發思古之幽情。在看更使人想起天平美人的阿史那忠墓壁畫集的華麗唐代人物畫，看到其中有一幅持柳枝的，忽然憶起前在渭水之濱，通譯的中國青年告訴我「當遣唐使揚帆將歸貴國之際，送行者折柳以贈，祈其平安」的融和談笑的情景。

也許此次展覽會的啓蒙之功處是懸掛在入門處的西周之青銅器銘文拓本，在有韻律的白

嚮往碑林之名的的人很多，而到西安身入在陝西省博物館內的碑林，則因其高于人體的石碑林立，使人于瞬息之間有迷失方向之感，于極力定神之後，乃觀碑文；發現中有曾經作爲習字範本的面熟的碑字，喘然細觀其每字之陰紋，于此乃知其如是其艱。前年五月間有此夢想——即使僅能有此博物館中陳列主要碑文拓本之展覽室，多好！

「中國西安古代金石拓本及壁畫展」的組織者親切地告訴我：以爲未曾詳看石碑的旅行



現代印苑

陳巨來近照



印壇名宿陳

陳巨來篆刻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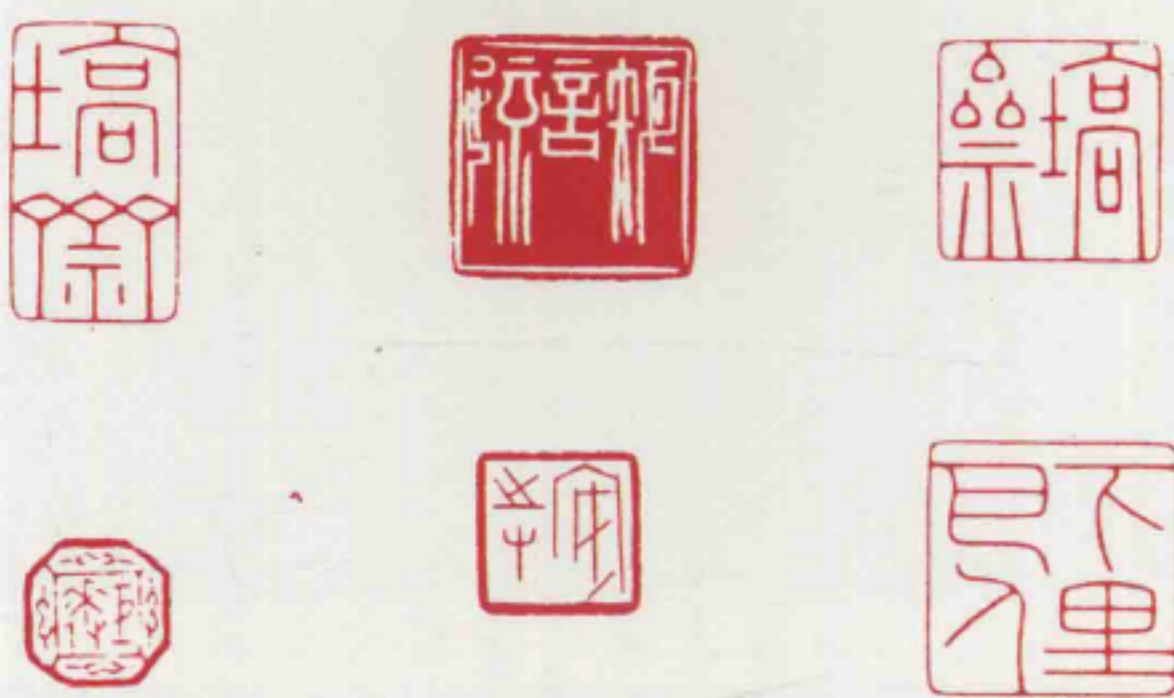
陳巨來自刻用印：「讀了唐詩讀半山」、「感何」、「即此是樂」、「浪得名耳」四印乃七十二歲後作。「三月十九」，巨來之生日也。其餘各印均十年前刻。



來巨

梅逸鄭

詩印四方，近作。



書畫篆刻三者，並為高超的藝術，以三者人數作一比較，書家少于畫家，印家更少于書家。周亮工有《印人傳》，汪啓淑有《續印人傳》，魏稼孫欲再續而未完成，葉為銘有《廣印人傳》，直至最近馬國權作《廣東印人傳》，又摭拾同光以後為《近代印人傳》，從這系統，直貫下來，幾乎成了一部篆刻人名大辭典了。

與吳湖帆的交誼

當代印壇的前輩陳巨來，浙江平湖人，生于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即乙巳三月十九。原名學，後以字行，號壻齋。室名安持精舍，也就以安持老人為別署，他的尊人渭漁先生，清季候補直隸州知州，官從四品，一自辛亥革命，脫離宦途，卜居上海，巨來也就在上海過着生活，他秉承家學，在讀書寫字上，下了一番功夫。至一九一八年，才從嘉興陶惕若（善乾）學刻，沒有什麼成就。一九二四年，由他尊人陪同他謁見趙叔孺，拜為老師。叔孺和巨來尊人為舊交，故人之子，當然循循善誘，悉心指導，巨來薰沐之餘，在章法刀法上得其秘奧。又由叔孺老師得識吳湖帆，此後和湖帆交誼甚密，達數十年之久。在治印方面，也獲得相當資助。談起這個經過很有趣味，我就把它敘述一下：

巨來平素只聽到湖帆書畫的大名，可是沒有見過一面。在丙寅那年夏天，巨來向老師叔孺請益，見座上有一蓄着短髭的客人，穿着緞質馬褂，頭戴珊瑚小結子的瓜皮帽，高談闊論着。但對叔孺却恭恭敬敬的稱為太世叔，叔孺對他也很有客氣，巨來莫測高深，大有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之概。既而這位客人出示其家藏隋代《常醜奴墓誌》，請叔孺審定。巨來站在旁邊斜眼看，忽在題跋上發見湖帆上款，才知其人即久聞大名的吳湖帆了。墓誌首頁，鈐一印，白文「醜奴」二字，既具吳讓之的柔，復有黃牧甫的拔，叔孺問誰所作？湖帆以自刻對。巨來對之，大為傾折，而湖帆對巨來昂不為禮，巨來不敢貿然和他招呼。既而叔孺把所藏雲麾碑，請湖帆鑒賞，湖帆于碑文後面見鈐有「叔孺得意」四字白文印，讚美不止，謂叔孺曰：「此印高古絕倫，世無侔匹」。叔孺笑道：「這不是我刻的，原來我在雙虞齋印譜見一漢印，為「叔得意印」四白文，我戲囑學生陳巨來摹刻，把「印」字改為「孺」字，成為「叔孺得意」，「孺」字配合安妥，宛然漢印。凡我心賞的書畫冊上時常鈐用這印的」。邊說邊指巨來，便作介紹，湖帆頓改故態，笑容可掬的和巨來握手，對巨來說：「君印神似汪尹子，我有汪尹子印存十二冊，可供君參考。」

當時巨來對汪尹子尚茫然不知，叔孺告訴他：「汪尹子為清初徽派大名，和程穆倩、巴慰祖齊名。現在湖帆先生既有此珍藏，你可假之一觀，以擴眼界」。坐了一會，湖帆告辭，便邀巨來同到彼家，一觀汪氏印譜。巨來看看為之愛不忍釋，請見假一星期，即行歸還。湖帆說：「不必如此急促，一二年無所謂也。」結果過了七個寒暑，始行璧歸。巨來此後治印，爐火純青，白文又極工穩老當，完全得力于此。且鏗而不舍，力臻上乘，湖帆所用印一百數十方，除「淮海草堂」、「吳帶當風」二印外，其它都是巨來所刻。吳中耆宿王栩緣（同愈）太史，由湖帆介紹，也賞識巨來刻印，盡出所有印章，僅留黃牧甫二印，尹伯圖一印，其餘如江建霞、趙古泥所刻，都磨去請巨來重刻，又復獎勵有加。因此巨來對湖帆深感厚惠，時常趨訪。湖帆得宋黃山谷手書太白詩草卷，卷首為「迢迢訪仙城」，又得宋米襄陽書多景樓詩，有句為「迢迢深處六龍愁」，欣然自快，請張大千畫迢迢閣圖，復出明代青田佳石，請巨來刻「迢迢閣」三字印，巨來立即奏刀，為一精心致力之作。湖帆家藏《十鍾山房印學》大本凡三部，每部九十九本。蓋山東濰縣陳簠齋（介祺）藏有三代秦漢魏晉古鉢九千餘方，誇稱為萬印樓，拓輯《十鍾山房印學》，奈為小本，擬重拓十部大本，而力有未逮。這時湖帆的祖父客齋（大澂）方任湖南巡撫，客齋有金石癖，和簠齋為至好，因滙銀三百兩，資助其事。簠齋拓成大本後，以三部答酬客齋，並附貽小本，又專拓兩面印十冊，專拓玉印一冊。壬戌年，湖帆以大本一部讓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價八百元，商務石印《十鍾山房印學》，每部售二十元，即湖帆家物。又一部被張魯齋以銀一千兩購去。那專拓兩面印十二冊，便贈給巨來。湖帆夫人潘靜淑逝世，湖帆傷悼之餘，請巨來為靜淑補刻藏章十餘方。又湖帆家傳古鉢印四十餘方，官印五十餘方，將軍印二十八方，客齋生前特殊珍愛，裝以乾隆紫檀匣，湖帆悉請巨來精拓，朱墨爛然，所拓僅二部，一自留，一歸巨來。湖帆自留的，後忽失去，巨來一部，成為海內孤本。總之巨來和湖帆兩人有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湖帆自己所刻的印，寥寥無幾，巨來藏有其一，四字朱文：「吳萬寶藏」。萬乃湖帆的學名。湖帆畫扇，巨來藏有四十五柄之多，有山水，有花卉，有翎毛，翎毛尤為難得。巨來庭院間植有紫藤，萎枯了五年，而復抽條茁葉，但不開花，陳病樹為巨來取一室名更生藤齋。湖帆又自告奮勇，為繪更生藤扇，有枝條，沒有花，以符實景，也是很有逸趣的。

為名家刻印

陳巨來印譜

白雲山房藏書
陳巨來印譜
一九八一年

陳巨來印譜

丁亥二月
陳巨來印

陳巨來墨跡

巨來刻印，歷年來約計三萬方。爲程潛刻印達二百方以上，又爲邵力子刻了好多印。張大千早年用自刻印，中年用巨來印，居北京西山時，大半爲方介堪所刻，勝利後，所用印又復巨來一手包辦了。葉遐庵以巨金購得王大令《鴨頭丸》真跡，即請巨來爲刻一收藏印，鈐于真跡上，時巨來祇二十五歲，刻意經營，爲生平得意之筆。巨來刻印訂潤，始于丁卯年，只二十三歲，初次委刻者，爲《華海花》作者曾孟樸，共三方，其中二方田黃，一方鷄血，那田黃石質極佳，巨來認爲刻印數十年，這樣的上等田黃，未之再遇。首次即爲佳石奏刀，引爲吉兆。當時印拓均留存，日久失去，僅留：「東亞病夫」一印拓了。桃塢居士吳子深，遠在美國的王季遷，北京的張伯駒，滬上謝稚柳夫婦所用印，什九是巨來所刻。有一次龔瞻麓太史公轉求巨來刻印，累累十餘字，爲格言式的閒章，致潤特別豐盛，請加工細鐫，不須上款，約期取件，始終不知印主爲誰。大約過了若干年，偶然看到僞滿文件，赫然鈐有是印，才知爲宣統皇帝溥儀御用。又高野侯的：「畫到梅花不讓人」這方印章，也是巨來刻的。我字際雲，號逸梅，他取字號中各一字，刻了：「逸情雲上」四字印贈給我，很爲精當。他爲朋好刻印是經常的事，可是極怕爲同邑收藏名家葛蔭梧刻印，因蔭梧挑剔過甚，往往一印重刻數次，才告愜意。這對巨來而言，是很爲無聊乏味的。

他學生凡四十餘人，刻碑名手黃懷覺也從他刻印，年齡較巨來爲長。賀天健的繼室錢漪蘭，亦巨來弟子。造詣最高的，要推徐雲叔。

不知去向的雙鉤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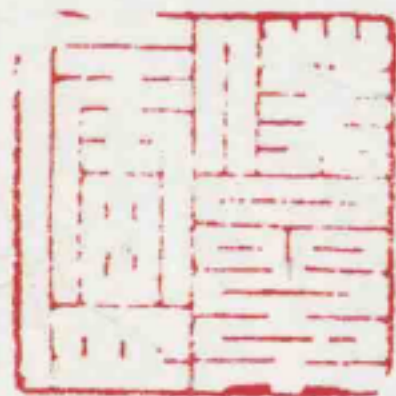
巨來曾從諸家印譜，擇其可爲法式的，雙鉤入冊，意欲刊爲一書，垂示後學，奈僅成三百餘方，因目疾中輟，後來衰病侵尋，沒有精力從事于此。當時葉遐庵早爲撰一序言，書未成，序便擱置了。茲把這序，錄在下面，作爲文獻吧：

「陳君巨來，余所許爲今之程穆倩、巴子藉者也。余之印多爲所治。巨來年方壯，而游于斯藝者，且若干年，所治印融會各家，奄取衆長，而一出以渾雅，其得名海內外，非幸致也。日者以所輯古印學式見示，且曰巨來不敏，學不敢濫，而性之所篤，今後且以印人老矣。余受而讀之，則全編分正續兩集。正集爲一面印，以每印一式爲主。續集爲兩面印，則文字是尙。凡程荔江、陳簾齋、吳客齋、吳平齋、高南鄭，及羅叔言、黃賓虹、龔懷西、陳仲恕諸家所藏，以暨各地新出土物，咸歸搜採，更就原拓摹寫，不取刊板者，故格式筆墨，不爽毫釐，精矣備矣！余雖古今治印之書，毋慮數百，然多偏于理解，諸家印譜之傳于今者，或侈蒐羅，或資玩賞，或域



此印為文谷集之區餘未之見
頭為序文所符豈神聖默而呵
護留世以見之歟遂月又記

印文又商賈之貨二公遠近尤
為墨林所寶故序文珍之重
於頭目屬余刻此印以施冊首
而拙印竟附名跡以傳何幸如之
壬戌大雪即書一日方習心靜
氣舒恭尹子刀法博
方家一覽妙絕并記于牋果應
近日序文遊歷後手策機十
得印譜幾快如雲之亦尹子所
製約百餘印足補世有譜之闕



于時地，或限于部居，求其統系分明，博觀約取，以專供印人之取則者，實未之有。蓋吾國藝術家每不喜與人以規，且往往憚于著述，藏家則多以觀賞為主，于治印之技能法則，或不及多所論列。若夫包含異代，綜貫羣書，條分縷晰，勒為一編，以為治印者之楷模，兼示收藏家以塗徑，簡而且當，允推是書焉。自來藝事，必有準繩，然後神明緣以附麗。往者工師自矜其祕，遂恒並形式而失其傳，致後學無所資以改進，故所業窳落，能者益稀，凡百皆然，所關良非細故。巨來此作，其足彌往者之憾乎！余嘉其用力之勤且專，而又不以所能私之于己也，故樂為揚權焉。此序，番禺葉恭綽。」

按此序作于辛巳年，經二十餘年，巨來檢得未曾完成的舉式，交給他的弟子某某，俾得續輯。巨來爰集隨園詩，成兩絕，附于書後：「天涯鴻爪認前因，獨有尚書友誼真。倘把光陰掄指算，過來兩個十三春。」

「千紅萬紫百花新，筆下龍蛇紙上春。愧我前生非智者，期君還作後來人。」豈知付諸泡影，並未完成之稿本，也不知去向了。

《盍齋藏印》滄桑

巨來別有集錦印冊，每人多則數印，少則一印，近人約百人左右，什九作古。以何雪漁為首，巴慰祖，程穆倩等，列在前面。那鄧石如最著名的五面印（一面為包世臣跋）。吳憲齋自刻名號印，黃牧甫所刻十

六金符齋印，朱白文各一，又楊沂孫、江建霞所刻印，無不兼收並蓄。勝利後，粵人楊盍齋（慶簪），取巨來為彼所刻印刻專集二厚冊，原印精拓五十部，名為《盍齋藏印》，潮陽陳蒙庵為作序，分寄各地圖書館、巨來當然獲得一部，但自視以為無甚可取，無非為人作嫁而已，隨便把書送了人。自經文革，抄去各種近代人印譜，約百餘種，貯在上海圖書館，所保存的，只《吳倉碩印譜》和《盍齋藏印》，他的弟子黃懷覺服務上海圖書館，知道了告訴巨來，巨來為之欣然色喜。

《安持精舍印話》

巨來自謂學刻，先學趙撝叔，繼學黃牧甫，此後則為汪尹子及秦漢古印，又遍觀宋元名跡的收藏印，才有所成就，印派近文三橋昆仲及汪尹子、巴慰祖。非丁敬身，鄧石如路子。他欽佩西泠八家所刻的邊款，但謂印面無出色處，而以錢叔蓋一方「恩騎尉印」，推為八家之冠。何昆玉當年曾助陳簾齋輯拓《十鐘山房印舉》，負盛名于粵東，刻有《昆玉印稿》，巨來謂印甚平庸，徒有虛名。對於近人王福庵也頗有微詞。他對於自己衡量也很嚴格，謂生平作印達三萬餘方，自視可存的，三百餘方而已。

他著有《安持精舍印話》。頗多精闢的論述。如云：「治印之道，章法最要，刀法其次。舊傳有十四種刀法之說，是古人故為高談炫奇，